

蔣碧微生死戀 (五)

楊 兆 青

身為女人，蔣碧微嚮往愛情的纏綿悱惻，夫妻恩愛永恆。

她追求靈魂的真實與完美，不願虛偽承歡。

她渴望得到生活的和協愉快，生命的圓潤光輝。

但是，即刻要她回答的問題，就像決定命運的鑰匙。關鍵只需點頭或搖頭，便嚴重影響她一生的幸福。她的思潮洶湧，急迫震盪，令她暈眩。懵懂之中，似乎看見查紫含在她身後窮追不捨，前面却是一道高牆攔阻，正感到傷心無助，突然見到徐悲鴻的援手，自高而下，一把援接她過去，雙雙掉進了芳草如茵的庭園之中。

當然，這都因為蔣碧微平日對徐、查兩人，喜惡太過分明強烈，一旦情急，便產生了對徐悲鴻依賴的幻覺。其實，朱了洲正低聲的繼續告訴她，徐悲鴻最近要到法國留學，很想帶她同去。

蔣碧微才從震眩中漸漸清醒過來，當她瞭解事情的嚴重性以後。接着便是滿心的畏懼、困惑與迷惘。

在往日，徐悲鴻好幾回跟蔣碧微的雙親提過，要到法國留學的事。她父親還打趣的對徐悲鴻說，討個媳婦一起出門，免得到了國外，受洋婆子的氣，蔣碧微無論怎麼想，都不會料到，徐悲鴻出國，竟要帶她自己同往。

朱了洲暗中作說客

她迷茫的站在那裏，靜聽朱了洲的遊說和慫恿。

由於朱了洲的影響，她的腦子裏，興起查家來迎娶的恐懼與隱憂。跟查紫合成親，她本來就極端不願意。但是雙方家長已經擇期為新人舉行婚禮。蔣碧微想來想去，解除婚約既不可能，只有逃走，才能免除一場醜態的婚禮。

在錯綜複雜的紊亂情緒中，她又萌生對徐悲鴻的愛慕深情。心有所屬，伴隨着徐悲鴻雙宿雙飛，實在甜美。片刻遐思之際，她的耳畔，響起了父親說的話：

「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女婿就好了……。」

母親對徐悲鴻關心的叮嚀，也清晰的響了起來：

「你該有個人來照顧，有人照顧你就好了……。」

累積而深摯的感情，終於在緊迫矛盾的氣氛中，戰勝恐懼與迷惑。潛意識裏，母性愛的精神開始發揮，使她對徐悲鴻的照顧，自內心深處認為義不容辭。

朱了洲搜索似的看看蔣碧微，催逼她的回答。蔣碧微誠懇肯定的頭一點，嚙嚙的說：

「我願意去！」

一個深呼吸，沖淡朱了洲心頭的重壓。他不負摯友的懇託，面帶笑容，語氣認真的再三叮囑蔣碧微，千萬不可洩漏機密，免得惹出禍事。有關出國的手續及其他準備，當然全由徐悲鴻辦理。蔣碧微細心的聽着，暗自自己即將有了美好的出路。

做事謹慎細心的朱了洲，又跟蔣碧微約好，林家的袖珍小學，是她秘密通信的地方。一切交

代清楚，方始滿意的離去。

蔣碧微願意和徐悲鴻同行，徐悲鴻從朱了洲口中得到消息，立時樂得心花怒放。朱了洲想起從前徐悲鴻要離開故鄉的時候，隱姓埋名的情形，湊趣的向徐悲鴻說：

「黃先生，你的故事都是『秘密』，乾脆改名『秘密』先生更加『秘密』。」

徐悲鴻含笑而風趣的回答：

「『秘密』軍師，這都是你的『秘密』功勞啊！」

這以後，徐悲鴻的心靈感到無限的滋潤與充



蔣碧微民國二十六年南京寓所留影。

實。他沒有低吟嘆息，不必逡巡畏怯。凡事都是賞心悅目，時刻皆如沐浴在春風中。唯一感到疙瘩的，是鶼鶼戀情，還得維持『秘密』。不過，他稱這是一種美妙的痛苦。

水晶戒指新名碧微

徐悲鴻思伊心切，靈感一來，做了一樁相當雅趣的事。那便是私下為即將同行的紅粉知己，取了一個秘密的名字。原來蔣碧微的本名叫棠珍，字書楣。她出生時，正巧東書房旁一棵海棠盛開，珍貴難得，她的祖父特別為她取了「棠珍」

這個名字。徐悲鴻此時為她另取一名，並刻了一幅水晶對戒，一只鑲上「悲鴻」，另一只刻着「碧微」。他還得意的戴上「碧微」的名戒，遇到朋友問起原因？他總是陶醉的答覆他們：

「這是我未婚妻的戒子。」

如果有人再追問未婚妻是誰？他就笑而不答。有一回，幾個愛開玩笑的朋友硬說要見天仙佳人。徐悲鴻也就似真似假的說：

「她藏在我心裏頭嘛！怎麼能出來見客？這是

個大秘密！到時候一定讓各位感到驚奇！」

大家聽過，反倒覺得他是戲言，嘻嘻哈哈一陣笑鬧，也就散了。

相當沉得住氣的蔣碧微，此時一面等候進一步的通知，一面暗自編織各種綺夢。她愛讀詩詞，就從名詩名詞裏找出自己心頭要說的話。唐·關盼盼的「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不是長」；蜀·顧夔的「換我心，為你心，始知相憶深」，正是蔣碧微的心裏寫照。她也柔情似水的暗自揣摸，那種卿卿我我，天長地久的畫眉之樂。

徐悲鴻行前餞別宴

出國的手續，徐悲鴻本人已經辦妥。他向朋友辭行，又接受許多人的餞別。然後匆匆回故鄉一趟，辭別老母，再折回上海。揚言幾月幾日啓程到法國。

蔣碧微的雙親，對徐悲鴻即將遠行，有很深的離情。饑寒淺斟之時，蔣碧微的父親蔣梅笙老先生鄭重的說道：

「很好，到外面闖出一個成績再回來……。」同時說了好多勉勵的話，才又舉杯對着徐悲鴻：「再來一杯，國外不容易喝到家鄉的酒。你會記得這酒香吧！」

蔣碧微的母親，不停的往徐悲鴻的碗裏加菜。她無限慈祥的望着眼前就要分別的少年鄉親，慈母般的說：

「你這一去，離得好遠，够我們想的啦！」徐悲鴻默不作聲，低頭只顧吃東西，心裏却隱藏着複雜的情緒。

蔣碧微則因心裏早有準備，這頓飯吃下來，雖然感觸頗深，總算勉強的熬了過去。

哈同花園的總管姬覺彌，獲知徐悲鴻即將到法國去留學的消息，立刻派人請徐過來，擇日爲他開了兩桌酒席，隆重的歡送一番。徐悲鴻的老師康有爲，以及一些名流都被邀請作陪。酒足飯飽之後，姬覺彌當衆送了兩千銀元給他當旅費，還親口答應，以後隔月寄三百塊錢到法國給徐悲鴻。

姬覺彌這樣做，固然是實現諾言，其實也是攀龍附鳳的方法，藉着支助徐悲鴻的名義，表露自己廣結宏儒碩學的氣概。因此，筵席間不時找話題談徐悲鴻，表示對徐的關心愛護。姬覺彌對着衆多的陪客向徐悲鴻說道：

「徐兄是才子，自古『才子』總跟『佳人』聯在一起。你這位『才子』，何時會『佳人』？」

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徐悲鴻驟然一驚，以爲姬覺彌知道自己的祕密，正自窘急，不知如何應付。只見康有爲緩緩的站起來，舉杯邀飲：

「兄弟敬大家一杯。謝謝各位對悲鴻的關心。千里姻緣一線牽，我這位得意弟子，只等『佳人』來相會，不愁才子沒佳人。」

誰也不曉得這話裏另有文章，大家只當康有爲說的是酒席間的笑話。於是，繼續鬧酒取樂。徐悲鴻感激的望着老師康有爲，師生兩人，會心一笑。

懇辭送行悄然部署

到了說定赴歐的日期，徐悲鴻以「送君千里，終需一別」爲由，並說生平最怕「悠悠離情，黯黯淚下」的場面，懇辭親友送行。實則他悄悄的搬進辛家花園，住在他的老師康有爲的家裏。

那一段時期，徐悲鴻更積極的爲蔣碧微辦理出國手續，購置衣服等必需品。除了書信聯絡之外，蔣碧微也到過辛家花園去看徐悲鴻。他們的祕密，除了康家男女當事人，就只有朱了洲知道。

民國六年五月，蔣碧微的出國事項都已辦好。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，航行到法國的船隻停駛，祕密出走的事又不能再延，以免橫生枝節。幾經研究，康有爲建議先到日本，一因秋季將到，如果不去，查家必來迎娶。二因男未婚女未嫁，出走之後，「生米煮成熟飯」的事實，順理成章結爲眷屬。三因日本此時，畫壇已漸脫積習，師法自然，以求博麗繁鬱，值得去看。錦囊妙計，「走」爲上策。於是，決定搭五月十四日清晨起碇的日本博愛丸，遠走長崎。

乘船赴日的行期即定，立即通知蔣碧微準備一切，徐悲鴻又密商由朱了洲出面，在預定出走的那一天，請蔣家全家人吃晚飯連着聽戲，惟獨蔣碧微則節詞留下，便於飛機出走。

十三日晚上，是蔣碧微和徐悲鴻約好見面「同奔前程」的時間。這一天，真是難挨的一天。蔣碧微的心裏交戰，尤其複雜。

先前，蔣碧微經過繁雜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，很不容易答應了「出走」的決定。臨到出門前一刻，又是一番痛苦的煎熬。她想起即將離別鞠

育十八年的父母，想起雙親找不到人的焦急憂傷，想起爸媽必將遭受查家的指責，想起古老的封建社會對家裏的譏議，想起自己引出的一連串是非，想起起去不知飄落何方？……太多的憂慮與矛盾，太多的壓力與牽掛，太多的不孝與叛逆感，幾幾乎使蔣碧微臨時變卦。

她在良知的譴責下，猶疑好久。後來，還是想到父母親也曾希望有徐悲鴻這樣一個女婿，而且，她自認兩相情願的一起生活，必是幸福快樂。過一生快樂的日子，也是父母對子女的願望。這樣一想，心情開朗多了。看看天色已晚，約會時間已到，由不得再拖，她竭力鎮定，留下早已準備好的信，心裏忐忑不安的走出家門。

那封信的內容，故意寫得含糊簡短，說是因爲不滿查家婚事，人生感到乏味，再貪戀何用？信的全文是這樣的：

留書出走蔣家驚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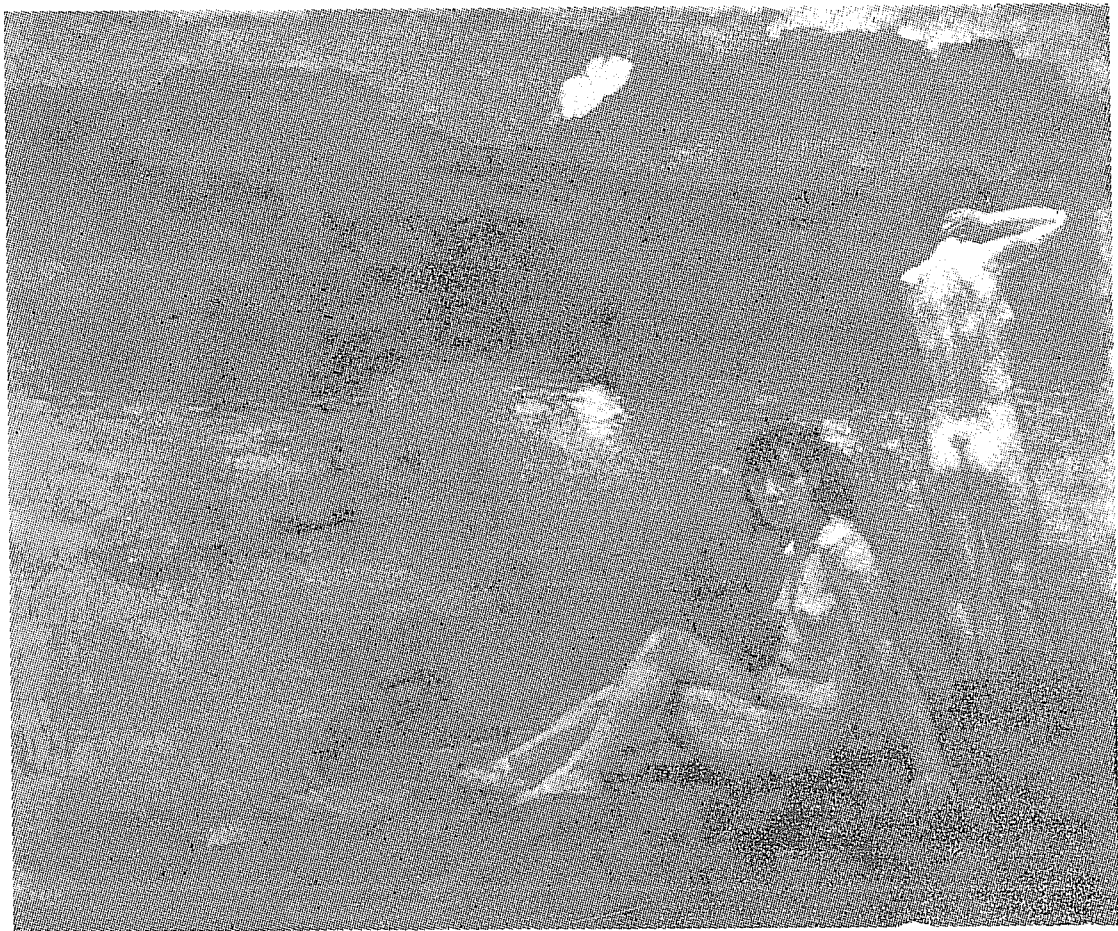
「親愛的父母親大人膝下：

女兒不孝，這就走了。

查家這樁親事，說起來門當戶對，但我老覺得，「人」既不當「事」更不對。令我感到心灰意冷，毫無生趣。世上的夫妻，如果都能像 雙親大人那樣恩愛，該是多好。而我對查君，心裏上已有了障礙，若是勉強在一起，必定終生痛苦。

想想長痛不如短痛，我這就走了。請原諒女兒的不孝。請原諒女兒做出這種傻事。敬祝

雙親大人



湖畔一徐悲鴻作 民國二十四年於南

永遠永遠健康快樂 不孝女棠珍拜別五、十三、

蔣碧微空手出門，走到巷口，叫了一部黃包車，按址找到愛多亞路長發客棧，徐悲鴻已等在那裏，似乎非常焦急，一見伊人如約而來，不禁喜上眉梢，趕急替她付掉車錢，等車伙走遠了，連忙又換住另一家客棧。

兩人進到房裏，慌張的心緒才漸漸平靜下來，開始低聲交談。

徐悲鴻滿腦情話，急著傾訴，但又樂不可支的把她擁在臂圈裏，體貼的說：「有一點怕哦，現在不怕了。」蔣碧微含情脈脈的，如夢囈般的嗯啊附和，心甘情願的接受他的撫慰。

更晚的時候，徐悲鴻從皮箱裏取出一對小紅燭，往茶几一擺，點燃了一室的喜氣，融化了有形的距離。那一夜，徐悲鴻管盡了無限柔情，而她也戴上那只刻着「碧微」的水晶戒指。從此，「蔣棠珍」就變成了「蔣碧微」。

第二天清晨，當博愛丸緩緩駛離黃埔江口，猶如尚未甦醒的花都上海，漸漸自水平線上消失時。船上的一對「才子佳人」，正式踏上了茫茫前程。

蔣碧微出走的當天晚上，她的雙親聽戲回來，驟然發現女兒留書出走，驚濤憂急，萬分傷心。一時慌亂徬徨，不知如何是好？可是再仔細一研究，出走原因純粹為「情」，必定「情」有所鍾，這個令她鍾「情」的人，必需有本事「遠走高飛」，蔣碧微認識的人當中，年輕英俊跟她相處甚歡的徐悲鴻，人人知道他最近出國，也知道他辭謝所有親朋到碼頭送行，現在想起，內中必有蹊蹺。

他們剝筍似的，一層一層往裏探究，探出藏在「情」裏頭的徐悲鴻。

朱了洲是徐悲鴻的知己，那麼今天請客吃飯聽戲，是調虎離山計，好讓蔣碧微從容出走。

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，連接起來得到的結論，是蔣碧微不會去自殺，她可能已經去找徐悲鴻。如果要得到答案，問問朱了洲便清楚。

事不宜遲，蔣碧微的父母連夜找到朱了洲。希望來得及阻止「傻事」的發生。但是萬萬沒有想到，朱了洲一點忙都幫不上。

當朱了洲聽說蔣碧微出走的事，他那萬分意外的樣子，一付焦急的神情，再三表明，全不知情。他矢口否認之外，還舉起右手，賭咒發誓的說，假如此事與他有關，就會如何如何遭受天譴。更絕的是，他每講一句，必暗中以腳指頭在地上連劃兩個××（又又），意思是剛剛說出來的話，已經被××擦掉了，所以口說不算，賭咒更不算，今天說的話全不算。

兩位老人家廢然的看着朱了洲，看他指天劃地的朗聲誓言：

「我朱了洲要是有半句謊言——××擦擦
出門就會被車撞死——××擦擦
如果棠珍走出與我有關——××擦擦
炸彈會把我炸得粉碎——××擦擦××擦擦××擦擦」

這邊發喪那邊上船

朱了洲既然如此「澈底」的不知情，蔣碧微的雙親黯然而返。問題實在太嚴重，全家緊急商議，決定通知親友，謊說蔣碧微到蘇州探望舅父時，暴病而亡。

次晨，蔣碧微的母親一早趕到蘇州，急急告訴蔣碧微的舅父，家門不幸，孽女出走。兩人密

談一陣之後，聯袂去找蔣碧微的義父吳絨卿。討教應付的方法。

吳絨卿也住在蘇州，是蔣梅笙的金蘭之交，通情達理，見多識廣，心思尤其細密，凡事諸多創見。他一聽義女出走，不免大驚，隨後冷靜深思，反倒安慰起蔣碧微的母親來。他有幾點被大家接受的想法：

一、蔣碧微出走，表示她有胆識，非弱女子也，不會餓死。而且會活得好好的。

二、「出走」不是自殺。她是「情奔」，早就計劃好的，追不回來。也不必去追了。

三、目前處理的重點，是如何對查家交代，怎樣向親友掩飾。等到日後「真相大白」，至少已是時過境遷，浪頭變小。比較好的方法，就是裝死。

吳絨卿又顧慮到：按照一般習俗，蔣碧微已與查紫含訂親，便是查家的人了，他們可以要求運棺歸葬祖塋，如此一來，便需準備一具棺材，搭設一個靈堂。這些「計劃」，果真在蔣碧微舅父費心安排下，在一家寺廟旁的大樹底下，靈堂棺木齊全的供起來，白篷白幔，銀錠紙蠟，香燭瀾漫，經聲淒楚，看起來完完全全是個「死」樣子。只是棺材裏頭裝的不是人，而是吳絨卿早已叫人偷偷擺進去的石頭。

處理的過程，「真」不馬虎。報喪、開弔、落葬悉按古法，行禮如儀。查紫含也趕來，向從未謀面的未婚妻，見她最初一面，但也是最後的一面。這僅有的一面，竟是冷冰冰的一張相片。

他木然的站在靈堂，木然的盯着鑲在黑框裏的蔣碧微。他木然的來，木然的去，沒有人曉得他木然的軀殼裏，木然的想些什麼？木然的泛起多少無奈？

「喪事」辦了，蔣碧微的雙親心事並沒有完。這種瞞天過海的戲法，遲早會被拆穿。到時所受非議，姑不去想。女兒總是自己骨肉，急着追尋她在那裏？

吳絨卿聽說蔣碧微可能跟着徐悲鴻走，建議去辦理出入境的官廳查一查，船公司也可能問得出一點消息。蔣碧微的父親，經過好多周折，終於查出女兒的去向。

徐悲鴻久為蔣家人喜愛，如今成了蔣梅笙的女婿，雖然做法上會招來許多指責與批評，但也正好實現蔣碧微雙親的心願。因此，這個出了錯的鴛鴦譜，譜出一支變調的曲子，這支曲子，對蔣碧微的父母來說，是可愛而容易被諒解的。

且看那頭，正在博愛丸上顛簸的「才子佳人」。是如何在異域度過他（她）們的「蜜月」？當太平洋的風浪，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着船舷，這一對從來沒有海上旅行經驗的青年情侶，大部份時間都因暈嘔，虛軟的躺在艙裏。難得風浪小時，掙扎起來進食一點東西，便又急忙回到艙房。一路上蔣碧微還記得人家遊記裏說過，在海上看日出日落的奇景，粼粼波光的夜航美妙，變幻無窮的海上風光，自己却是昏昏沉沉的，無法欣賞。

其實，船一開航，蔣碧微心裏就有海闊天空的新鮮感。她的思想、觀念、慾望，甚至形體的

感受，都覺得自己在一夜之間，長大而成熟了。這種成熟的過程，多奇妙啊！

她身邊的徐悲鴻，也是隨着那一聲汽笛長鳴，一下子解脫精神的約束。他自由自在的逍遙感，無需保留的流露出來，以他原始而神聖的體貼方式，近乎貪婪的重複向蔣碧微表現着。他不是忽略了首航的海上樂趣，而是他暈船時，醉酒似的軟弱無力，沒有興趣上甲板瀏覽海上風光。挺得起來時，又忙着對蔣碧微加以慰問照顧，很少走出艙門。

一直到船抵長崎，登上了岸，才漸漸停止暈船的現象。從長崎到東京，便改乘火車到達。暫時住在一家旅館裏。

語言不通以「畫」代話

初到日本，人地生疏，語言又不通，實在不方便。意見要表達時，往往雙方比手劃腳的比劃了半天，還不得要領。幸虧徐悲鴻是畫家，常常「畫」出要說的話，但也有「畫」不達意的地方。

那是到東京的第二天，想要買一些衛生紙。徐悲鴻直接了當的畫幾張飄揚的紙頭，由上而下，再用中文寫一個「紙」字，意思是「薄的紙頭」。旅館的服務生見了圖，欣然點頭，轉身出去，沒有多久，送了一大疊五顏六色的通草紙進來，害得徐悲鴻急急的搖頭。那服務生大概以為，飄揚的紙是佈置用的，又不明白徐悲鴻的真意，很熱心的買錯了東西。接着徐悲鴻改畫一疊厚厚的紙頭，整整齊齊的，結果服務生送來的是重磅

筆記本。蔣碧微在一旁說，乾脆劃一個人作拉屎狀，也許會明白，果然，這次買對了。可是，那張「畫」，好惡心。

又一次，蔣碧微想燒「蘿蔔鯽魚湯」，到市場打了幾轉，就是買不到鯽魚，徐悲鴻又是大魚小魚的畫了好幾條，就是沒人曉得是什麼魚？一個日本土著，見徐悲鴻一連畫了那麼多張畫，線條構圖都美，還以為他在賣畫，掏錢準備買呢！神通廣大的徐悲鴻，看出蔣碧微的口腹之慾，用膳時，一大鍋鮮嫩豐腴的「蘿蔔鯽魚湯」，熱騰騰的上桌了。不過，是用畫的，而且是「彩色」的。

幸好，隔不多久，徐悲鴻遇見幾位老朋友，他們精通日語，協助解決了不少困難。其中一位無錫魏先生，還幫忙，租了一間六個榻榻米大的房子，解決了住的問題。

房東太太是個中年婦人，非常和氣，早上見面，總是笑謎謎的對這兩個中國房客說：

「我還有……」

她天天如此，從不改變，徐蔣不明白「我還有」是什麼意思，但猜想不會是壞話。一天早上，徐悲鴻也對着房東太太鞠躬大叫「我還有」，不料，房東太太聽過，非常開心的又說了好幾句，最後一句還是「我還有！」

於是乎，每天上午，見面總是「我還有」你還有，的叫來叫去。

另外有一句聽得最多的是「一褲子？」房東太太買東西，每次會重複「一褲子，一褲子」的說了半天，付錢之後又來一句「累死吶！」

聽久了徐悲鴻跟蔣碧微開玩笑說，他已經學會三句日語，連起來說就是「我還有一褲子累死吶！」

後來請了一位老師到家裏教日語才曉得原來「我還有」，是早安「御早うえをにます！」的意思。「一褲子」是多少錢「エホはにへどすとが？」的意思。從此，才沒有褲子長，褲子短的亂說一通。也不好意思我還有，你沒有的胡鬧逗趣。至於「累死吶！」（べすち）是日本的歇後語，跟中國的「嗎呢吧啊……」等字差不多，沒有特殊的獨立意義。搞清楚了，也就不再你累我累的死來死去。

集體瘋狂羞辱遊戲

語言的困難，已經稍有改進，接着是生活習慣，蔣碧微入境不隨俗。最苦惱的是洗澡。因為他住的地方沒有沐浴設備，洗澡必須上澡堂。日本的澡堂，盛行男女同浴。不管男女老幼，已婚未婚，燕瘦環肥，全都一絲不掛，泡在一個大池裏。儘管看盡山川秀色，只要沒有輕薄的意思，大大方方的看看去，當地人已習以為常了。

可是對蔣碧微來說，那種暴露帶來的敏感與恐懼，是不可思議的笑話與災難。是集體的瘋狂與羞辱遊戲。但如果不洗，一身髒污，怎能夠消受。

她生平僅那麼一次，還是在一間男女分浴的澡堂，含羞帶怯的讓東洋女子，教她先在池外擦洗乾淨，再進大池裏泡，十來個女人，就如此光

露露的，在水影裏睜來睜去。

這以後，蔣碧微再也不敢上澡堂了。她自備一個大瓦缸，房東太太爲她燒熱水，她就輕巧的往裏一躲，出來時，就是乾乾淨淨的人了。

徐悲鴻在國內，洗過上海式大衆池，對於許多男女齊集一堂，互相亮相的衆浴，已經見怪不怪。但是住的地方，却不斷的帶給蔣碧微難堪。

有些事，好壞往往就在一念之差。他們初到東京，若是堂堂正正的出雙入對，倒也較好處理。就像吳絨卿說的，已經「時過境遷」。生米煮成熟飯，事實無法改變。縱使譁衆一時，稍後便能漸漸適應。

然而，他們沒有這樣做，總怕被人發現蔣碧微的行踪，一路躲躲藏藏，躲進東京六蓆大的房間，最後又被逼迫往廁所裏躲，大受臭罪。

流不盡兩行鄉思淚

事情是這樣的，他們租住的房子，係兩樓建築，樓下樓上各三個房間。都住滿了人。徐悲鴻跟蔣碧微住樓下一個房間，樓下另兩個房間，住的是房東及一位日本小姐。樓上三間，住的完全是中國留日的學生。

按照常情異國邂逅鄉親，最是高興不過的事，但是徐悲鴻自住進這幢房子，跟本沒有上過樓，三位中國留學生，也沒有被徐悲鴻邀請當過座上客，就爲了怕蔣碧微被人看見。而過的完全是孤立祕密的生活。

沒有朋友來的時候，猶得預防樓上六隻眼睛的注視。萬一客人來訪，蔣碧微就得躲進廁所，等候訪客離去，才能重新呼吸新鮮空氣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蒙藏委員會委員、國民大會代表吳化鵬先生，旅居美國二十餘年，奔走各地，聯絡蒙古同胞，號召忠義志士，擁護祖國復興大業，備極辛勞，頗獲當局嘉許與各方贊佩，吳先生寫「祖國的召喚——全球蒙胞四海歸心」，情文並茂，值得細讀。

△劉本欽將軍「蘭州四年——軍委會特訓班雜憶」，遊記、掌故、人物兼而有之，劉將軍國學造詣甚深，因此信手拈來冷於一爐，均能絲絲入扣，趣味盎然。

絲入扣，趣味盎然。

△楊兆青先生的「蔣碧微生死戀」越寫越精彩，本期寫到徐悲鴻和蔣碧微相愛相戀，相約私奔，前往日本的經過，曲折離奇，精彩百出。據八月一日聯合報報導徐悲鴻、蔣碧微所生長子徐伯陽已自大陸逃抵香港，楊兆青先生與蔣碧微女士時相過從近二十年，珍藏有徐伯陽幼年與胞妹麗麗，外祖父，外婆等照片多幀，將在下期插入文中刊出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日本從前的建築，衛生設備還是抗蹲的古老形式，不雅不潔。蔣碧微每回進去，都有一種蒼天何以如此待我的感覺。兩個月過去了，這種不見天日的精神負荷，便愈積愈重。重得壓出了蔣碧微流不盡的兩行鄉思淚。

樓上的三位中國學生，想必聽到了什麼消息，其中一位真姓的同學，突然從樓上朝下大喊，問徐悲鴻認不認識「宜興的蔣梅笙？」蔣碧微聽見有人直喊她父親的名字，一時親情參雜着愧疚，思念夾着惶恐，關心摻和着煩急，不禁痛苦得哭出聲來？

遠在故鄉的雙親，是否聽得見女兒誠摯的懺悔？

蔣碧微的心裏，不停的這樣自問！

（未完待續）

△李郁塘先生「史達林侵新三部曲」第二篇「馬仲英誤上賊船」，蔡以典先生「外交尖兵四十年（六）」，魏希文先生「抗戰初期記萍踪（四）」，以及馬明理博士、魏汝霖教授等大作，因排校不及延下期刊登。敬請作家讀者鑒諒。

△何輯五先生的「貴州政壇憶往」自在本誌連載以來，迭獲好評，本期寫到顧祝同將軍任貴州綏靖主任兼貴州省主席，綏靖西南，建設貴州的幾項要政，讀來令人有身歷其境的感受，更是彌足珍貴的史料。